

西北民俗文獻 第十卷

中國西北文獻叢書



中國西北文獻叢書·第四輯

西北民俗文獻

第十卷



蘇少卿
PDG

一九九零年

十月

中國·蘭州

到青海去

孫序

青海河源之地，禹貢稱導河積石，西戎卽敍；蓋在唐虞之世，已爲華夏聲教之所暨。三代以還，有國者弗能經遠，遂爲羌渾吐蕃所迭據。考之於史：漢之趙充國張奐段熲，唐之哥舒翰，宋之王韶，雖嘗征撫之而不能有其地；元之章古，雖嘗鎮其地，而不能附其民；明代授諸番僧，以禪師國師之號，優其賞賚，亦僅能使邊患稍息，而不能變其政；其後蒙古南侵，與番偕處，清雍正時，既平其亂，乃置辦事大臣於西寧，蒙人以旗制轄之，番人以土司轄之，此似有其地，附其民，而變其政矣，猶不能易其俗，而革其心，不過每歲會盟於海濱，聊示輯撫而已。訖于今日，國人漸知其土曠人稀，畜蕃草美，寶藏輒而待掘，山阜童而待植，始議改爲行省，移民以實之；願仍以阻遠爲憚，雖競言開發，而能身踐其境，從事攷察，以引起向往之同情者，尙寥寥也。夫外蒙我之北屏也，執國人以蒙事問之，吾知其必不如俄人習之之深也；西藏我之南障也，執國人以藏事問之，吾知其必不如英人探之之詳也。坐是外蒙遂被脅於俄，西藏遂受制於英。今則

關東熱河，且淪於日矣，亦由日人覬覦久，而馳騁熟，故遂一入而不可禦耳。然則吾國雖以地大物博豪于世，使不急謀固圉補牢之術，則邊疆諸地，其不爲關東熱河之續者幾何！青海自內部準望，雖若偏于西北，合全部之幅員視之，實居國之中央；誠使青海向治，則控馭蒙藏，殆可收指臂之效。顧君執中，有見於此，因於今夏組織青海考察團，陵暑犯險，歷千辛百苦以赴之，舉凡目之所觸，耳之所聞，心之所感，一一筆之於冊，非惟青海之民風土宜，經濟宗教，昭然若鏡，卽途次所經，如陝西甘肅之農田水利教育交通，亦間及焉。吾願讀是編者，勿徒以尋常游記觀之，斯則顧君之志也！

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孫科

錢序

在昔司空掌土，務拓殖俾阜黎民，而禮運「貨惡棄地」之言，三復致意；於以見先哲所以發展民生，誘導地利者至周！近頃士夫懷於內憂外患，亦復盛唱其啓發邊徼之論；顧輒踴躍然，張政策於筆舌之中，坐而言，弗能起而行。安得俊才實踐之士，投袂先驅，資爲倡率，作吾黨光乎？客歲之夏，顧君執中應隴海所組陝西實業考察團之聘，既與當時賢士夫西行周咨，致力探討，今春又賈其餘勇，并深入遐方，參與青海之考察。茲偕同志壯遊既竣，爰本故實，著之篇帙，都廿萬言，欲以公世，迺承問序及余。余維青海爲吾國西陲重鎮，土地肥沃，物產豐饒，祇以交通梗阻，遂至幾與世隔，事實上等諸荒服化外；以視歐人冒險拓地，披治榛莽，遠至冰荒窮島以殖民者，相去何啻霄壤！而顧君高瞻遠矚，獨不憚山川跋涉，攘臂遠征，足迹所至，以述以考，剴闕專編，用饗邦士。凡茲勇氣與苦心孤詣，不亦鑒於國際民族之激盪而特爲開發邊徼之先鋒乎？行見是書出版，足以發揮西北精神，所關於政治地理者至大且要。豈第洛陽紙貴已耶？抑吾

尤所根觸者，即中國邊患已臻極度，數十年來，滿、蒙、回、藏頻起交涉。惟青海獨晏然無事，等於世外桃源，亦幸事也，第其地介於回藏，能否長此安堵，不生故障，而弗爲帝國主義者目光所注，正復難憑？先民有言，「爾有鐘鼓，不攻不考，宛其死矣。唯他人是保，」儻我而不自開發青海也，則耿耿者自有人在。前車可鑒，來軫方遘，願君斯著，殆亦忱於此義，而發國人之深省也歟？

二十二年冬月杭縣錢宗澤

李序

同社顧執中陸詒兩君，遠遊青海，共述所見聞，刊之報章，篇帙既積，勒爲專書，屬余爲弁一言。兩君所紀文字之條鬯，疏狀之真摯，與夫山川道里之阻，行旅途涉之危，僻壤民俗之陋，萑苻四野之險，夙已爲讀者所知，無待費詞；今所欲言者，惟就此書之質性一評臨耳。讀此書者，或將以爲新體裁之游記；余則以爲兩君此行，發願於謀展邊疆教育，非漫遊者比。故就此書質性言，實向來所未有者也；其或有之，亦磨滅不傳者也；其或有傳者，亦僅單文短節，託於寓言，附於鉅帙之中，不爲人所注視者也。何以言之？安土重遷，爲吾民族特性，尤不欲涉艱險，如西人之馳想遐荒，非有所迫，無肯投身塞外者！自來筆記，述遠陬風土者，如范石湖之騁鸞錄，則使節所令，不容辭謝者也；如王述庵紀川滇金川之事，則微官被命，萬里從征者也；如洪稚存之天山客話，則遷客遠戍，聊慰牢愁者也；如徐霞客志在探奇，足跡遍天下，已稱難能可貴，然亦僅留連風景，擴見聞，以資談助，非有拓邊化民之志；如晁錯議移民實邊，趙充國議屯田

，所志者遠大矣，然僅瑣瑣一疏，未能裒然成帙；故曰此書向來所未有也！唐之宰相賈耽，志在四裔，著述不尠，然惟唐書本傳，存其目錄，所述若何，則隻字未覩；故曰其或有之，亦磨滅不傳也！吳敬梓著儒林外史，述青楓城被學勸農，頗與顧陸兩君之志相近，但僅全書中之一則，且純爲幻想；故曰其或有傳者，亦僅單文短節，託於寓言，附於鉅帙之中，不爲人所注視也。然則此書之真價，不可見歟！抑更有所感者，顧陸兩君，非有所命，非有所迫，溽暑適征，馳驅艱險，蠅蚋擾其食，蚤蝨擾其寢，幾膏狼吻，屢宿荒山，危車轉於峯巔，皮筏蕩於急水；其所願者，豈僅此一書之刊布，然而格於事勢，終僅此而止。所望此書遠播，聞者知戒，化其梗塞之見，兩君亦砥礪其志，使所抱負者，終底於成；庶金沙漠漠，不至久棄荒谷，則闢土拓疆，此帙爲之先路已！

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一月一日咸陽李浩然

陳序

從九一八之變，直到現在，差不多有三年了。東三省是失了，熱河也在今年失陷了。當熱河無恙的以前，東三省已經失陷之後，我國的當局，高唱着「長期抵抗」；我國的人民，高唱着「收復失地」。這時候，有一個歐洲的某國人，在某刊物上發表下列的這樣一段話：

「中國人何必那樣要緊收復失地呢？東北失了，西北不是還在麼？何不去開發西北呢？有了土地而不開發，等於沒有一樣。與其收復東北，何不開發西北？」這一段幽默的話，我們中國人看了，誰也不能不跳起來，覺得這是侮辱我們中國人的。但是仔細一想，又誰也不能否認他的話。

有一家雜誌上，譯着英國人刊物上的一段話。說：

「如果發現了一道新的瀑布：德國人立刻計算牠，可以發多少電力？可以做多少事業？日本人卻立刻派軍隊來佔領了。中國人呢，背着雙手，靜靜的欣賞着，回來做了幾首詩。我們英國人却馬上實行利用牠來做原動力。」這一段話，我們中國人看了怎樣？對於中國的部份，否認呢？承認呢？

這一次，顧執中和陸詒兩位先生，同着黃汪舒幾位先生，一起到青海去。陸陸續續寫了四十九次的報告，在新聞報上發表。現在從新整理了一下，出版單行本了。他們出發的動機，和所得的結果，不用我來多說。我祇覺得我們中國人太聰明了，常常發明許多應時的「口號」。激昂慷慨的「愛國口號」，會一時一時，變着花樣來喊，似乎喊過「口號」，就算愛過國了。其他一切「口號」，也是照例的喊。一喊「口號」，就算實行了，真便宜，世界上沒有這樣便宜事情。「開發西北」，也是狠時髦的一個「口號」。祇怕喊過一時，不久就聽不見了。像顧陸兩位先生，肯不怕辛苦，實地去嚐「到青海去」的滋味，真可佩服。他們這一本書，至少比空喊着「開發西北」的，要進一步了。希望這一本書的影響，引着有志的人們，一步一步的前進，真有一天達到「開發西北」的事實。

顧陸兩位先生要我寫一篇序，我就引了兩段外國人的話——這是在我覺得有非常感觸的，不知道讀者覺得如何？

自序一

予與同事陸詒君合作而成之『到青海去』，既付剞劂，乃爲之序曰：

青海之行，跋涉山川，苦雨悽風，歷盡艱險，爲終身所永矢勿忘之旅行也，願自予等入境以後，考察文字在報端披露以後，其影響之及於國家及全民族者，究有幾何？則予殆弗能言也。予之所知者，青海之民衆，迄今仍在困苦塗炭之中，一如往日；青海之礦產，迄今仍在特殊勢力掌握之中，一如往日；青海之封建力量，迄今仍在自生自滅，渾渾噩噩之中，一如往日；青海之封建力量，迄今仍在非常速率進展之中，一如往日。青海固仍爲舊日之青海也，雖因予等考察文字之發表，而喚起國人中最小部分之注意，然此希微之效，究與青海何補？

以是予於『到青海去』付刊之日，中心痛苦自責，弗能自己！他日如天假以機會，得能再與青海民衆相見，願更竭吾力，以謝吾罪！

是爲序！

澄溪顧執中

民國廿三年一月十五日作於川康考察途中

自序二

在這腥風血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，睥睨着遠東的日本帝國主義者，爲了其本身是國際帝國主義者間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患者，所以近年來更瘋狂更加緊的侵略其唯一的對象——我國，企圖維持其日迫崦嵫的壽命。

在日本帝國主義者軍事政治雙管齊下的襲擊下，國內政治當局作蝸角之爭的幻夢中，向爲國人所忽視而實際上是我們生命線的東北半壁河山變色了！全中國的民衆，除了帝國主義者直接或間接的寄生蟲和經紀人外，一致的熱烈的湧起反帝的高潮；可是這種祇憑感情不重理智的高潮，因尚未進一步的把握着澈底的時代性，所以經了一度暴力和麻醉劑的摧殘，仍逐漸的低落銷沉下去。

在這舉國人士徬徨銷沉的時期，國內少數的意識模糊而自作聰明的士大夫階級，又提出一個「開發西北」的動聽口號來。他們以爲祇要能將西北好好的開發，東北便可從暴力者的鷹爪中奪回來，民族還可有復興的曙光。在這個悅耳的響亮的口號下，國內研

究西北開發西北的各種團體，就像雨後春筍般的產生。他們這種動機和目的，原未可厚非；可是大部份人還祇是閉戶埋首于局部的零碎的研究，而忽略了注重到開發西北的政治上的客觀條件，更少見有「坐而言，即起而行」的人，奮勇的實地到西北去幹。爲了要使自己對於這急待開發的西北，有進一步的認識，所以我在去年的夏天，隨着顧執中先生，經陝甘而到青海去，睜開眼睛來看看我們遼闊的錦繡河山。

青海也和已經失陷的東北一樣，本身是蘊藏着豐富的物產，可是帝國主義者早已竊伺其旁，冀吞噬這塊肥美的土地，當地的統治階級是十足的代表封建勢力，他們幾十年來關着大門，做壓榨老百姓及作蝸角之爭的工作。在他們鐵蹄下輾轉呻吟的民衆，是較內地民衆更爲顛預，更爲麻木。只要我們不否認東北失陷前各種因素的啓示，我們也可預感到青海的將來，會有怎樣的結果。

這本『到青海去』的冊子，是我和顧執中先生在途中的通訊稿集合湊成的，深望讀者不要僅僅看了青海各種物產數字的統計，而發生烏托邦的夢幻，應在這慘酷的世界大戰的前夕，積極奮起去做基本的工作，然後有達到開發西北收復東北底鵠的之一日！

二十三年一月十四日，陸詒書于駛赴宜昌的永年輪中。